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錢通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錢萬照

錢通卷二十五

明　胡我琨　撰

論第二

丘濬曰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其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為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於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片析之則廢惟鑄銅以為錢物多則予之以多物少則予之以

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銀出於天幣帛成於人錢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銅天生者也銅而成錢則人為之矣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顗所謂不惜銅不愛工此二語者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銅出於天吾無所惜工成於人吾無所愛則其錢之為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為矣况冒禁犯法而盜為之哉然自太府圜法以來以銅為泉或為半兩或為榆莢或

為八銖或為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為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為赤仄或為當千或為鵝眼綖環或為荇葉又不知其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為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質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降而巧偽滋古錢之存於世者無幾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盜鑄之偽物耳其文雖舊其器則新律非無明禁也彼視之若無作之者無忌用之者無疑銷古以為

今廢眞而售贋滔滔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為今之計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為工收新造之錢以為銅本孔顗之說別為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貨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今請先勑所司遣人分行天下緝訪盜鑄所在親臨其地拘集其人免其人罪罰就於其私鑄之所立塲開鑪就用其徒以為工作見丁着役著籍定期給廩以食之置官以督之如此則鑄作之工不徵於民而得之矣次敕內帑精選唐宋以

來真錢如開元太平之類得百萬發下戶部分散天下於闤闠市集所在用繩聯貫古錢百文隨處懸掛以為式樣使小民知如此樣者是為舊錢非此樣者亦皆俾其具數赴官首告官即收之每偽錢十斤量償以新錢六七斤則民不失利官得其用如此則鼓鑄之銅不求之民而得之矣雖然貧民之家僅有千百之錢恃此以為生計一日無之則失所恃矣官府改造動經歲月彼安能待哉請于未出令之先預令內外帑藏拘刷無用

之銅器没入之偽錢盡行送赴開鑪去處照様錢鑄造一年之後新錢既成方行倒換之令倒換既多次第改造不出十年偽錢盡矣夫然則天下所用者皆前代之真劑令日之新規行之既久雖不能保其無弊然亦可以持循百年有利而無害焉所以為新製者當如何曰每錢以十分為重中間泉文必以古篆或用年號或别製佳名其漫加識以楷書二字上書皇下書明輪郭之旁週廻鑿以花紋每文計用銅十五分剉磨之餘去五

而存十新錢既成之後又令天下輸舊錢于官以易新者將所得舊錢周以細紋錢如新錢製其漫亦剗以兩字或兩旁或上下然後散之仍誥天下非此二樣錢不許用而又申明廢銅赴官中賣之律鉟銷為器者有禁漏出外國者有刑如此則錢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或曰凡興作必約工計本今耗銅而費工其多如此國家何利之有臣故曰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之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為一家一人用也皇明經濟錄

蘇轍曰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内斌董遵誨王彦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于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冐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隂計以效之至于飲食動

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輙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令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于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于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令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于出

境而所聞不過于熟戶茍可信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大學衍義補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于敬儒絶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絶之葢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為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絶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歐陽修論晉出帝

中尉脫卒動數萬人王溫舒樂安隱田幾四百頃康衡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石慶少府陂澤多為貴戚冒墾石顯版籍甚不明而口算田租所入甚無定數也近稅武關以給守卒遠田車師以給過使上武紀下西域公車索米于長安東方朔掖庭出私錢以養宗室丙吉郎官出私錢以市財用楊惲劇券甚不明而廩祿所給甚無定所也會稽計籍三年不上嚴助內史假貸殖多不入倪寬東郡官錢放散至千餘萬韓延壽乘傳而行郡國矯賦至六百萬賈誼課最甚不

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而無定期也乘輿賜竭取給大農倉貨大農錢盡續以少府賈誼平陵工作取諸水衡宣紀私用經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用甚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賦羨租之積尤為泛然無統如贖罪之錢儲于北軍江充無名之錢儲于郡內張安世卒吏之錢寄于州郡東海廩犧之錢寄于馮翊韓延壽軍市之租委于邊吏馮唐則其渙散尚未有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尤存不聞有奉公廉平者糴邊穀百萬而虛數至六十萬

斛趙克國僦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田延年甚者或私僦賓客而入多逋負鄭當時則其轉移侵耤尚有未易悉數者鄭伯謙計會論

按昔人有言買田者志于吞併故必須上之人立法以限其頃畝蓄錢者志于流通初不煩上之人立法以斂其懋遷也憲宗徒以錢重物輕之故立蓄錢之限不亦甚乎大學衍義補

丘濬恤民疏若遇饑歉之年民有鬻子者官為買之每

一男一女費以五緡以上為率量與所責之人以為養贍之計用其所餘之費以為調養之費因其舊姓賜以新名傳送邊郡編為隊伍給以糧賞配之軍士之家俾其養育死者不許勾丁如此既得以全其姓名又得以濟其父母內郡不耗邊城充實是于救荒之中而有實邊之效戍者若謂國家府庫有限費無所在惟令江南之人有謫戍西北二邊者勾丁補伍有如棄市及至戍所多不得用今後遇有荒歲預借官錢買之待後于江南民戶

有隸戎伍于極邊者願出五百緡以上者除其戶籍出二百緡以上者改隸近衛如此則除一軍得百軍移一軍得四十軍隨以所得抵數還官數十年之後邊境之軍日增而南方之伍亦不缺矣皇明經濟錄

自開闢以來東南財用之饒見諸載史者莫盛于唐而宋猶且加增數倍唐時歲運東南粟以實關中不羸二百萬石而宋朝漕運大增歲至六百餘萬石唐朝出銅鐵銀錫之冶凡六州而五在江浙宣潤饒衢信州歲鑄錢多止

于十數萬緡而宋朝鼓鑄大增歲至百餘萬緡唐朝鹽利初不過四十萬緡至劉晏斡盡其利常增至六百萬緡鹽不常有而宋朝鹽利大增多至歲二千萬緡而海鹽之利居多茶利興自唐季正元中始定之額得四十萬緡自後代有增加終唐世不過倍正元之額而宋茶利大增歲至二百二十萬緡而皆在東南此皆熙豐以前國家常賦之歲額也

戴至德謂王福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是何以謚之為繆

對曰昔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謚之曰繆許敬宗忠孝不加于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不負許氏矣大學衍義補

林駉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于官民無與焉同上

趙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令二十餘年閒輕重相去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二十年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為適中況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左編

令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為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

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為方略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在唐之時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為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為桀跖嗃矢桁楊接槢也商鞅為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為漢變法後亦殺為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

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為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既滿我且見其不復為民矣外之則尚武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觀崇益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敝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劉攽與王介甫書

唐魏元忠曰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上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籍之口人稅百錢又施天下馬禁使民得

乘大馬不為數限官藉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閒畜馬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税口錢市之

盜者剗寢户之簾寨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

經濟編

令天下食祿之家凡有八入臣請為陛下數之節度使奏改一入也用錢買官二入也諸色功優三入也從武入文四入也虛銜入仕五入也改偽為真六入也媚道

求進七入也無功受賞八入也國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終年聚兵一破也蠻夷熾興二破也權豪奢僭三破也大將不朝四破也廣造佛寺五破也賂賄公行六破也長吏殘暴七破也賦役不等八破也食祿人多輸稅人少九破也臣聞自古帝王終日勸農猶恐其飢終日勸桑猶恐其寒此輩不農不桑坐食天下欲使天下之人盡為將士矣舉國之人盡為僧尼矣舉國之人盡為劫賊矣欲使誰人蠶桑乎今天下蒼生凡有八苦陛下知

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債徵奪二苦也賦稅繁多三苦也所在乞斂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寃不得理屈不得申六苦也凍無衣饑無食七苦也病不得醫死不得葬八苦也仍有五去勢力侵奪一去也奸吏隱欺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人有五去而無一歸人有八苦而無一樂國有八破而無一成官有八入而無一出凡有三十餘條上古已來未之有也天下百姓哀號于道路逃竄于山澤

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寃訴于州縣州縣不理訴于宰相宰相不理訴于陛下陛下不理何以歸哉伏見蠻寇欺侵神道誑惑我國家作亡命之淵藪為逋逃之窟穴徵兵五年今日誅之何見之晚也臣聞却以末終銷兵于當時本無養兵日為亂臣張本也今不除其亂本而除其亂苗士卒蕩盡于中原玉帛多亡于道路猶以為上策臣恐今年除一承嗣明年又生一承嗣天下征戰未有了期則禍難起于腹心蜂蠆生于手足

陛下左右無人敢言但知潤色美詞悅情暢志而已豈知千里零落萬里凋残者哉今國家狼戾如此天下知之陛下獨不知之天下不敢言臣獨言之萬死一生臣死一介之命救萬民之命臣今雖死猶勝于生臣獻策千條未蒙一問覊孤貧病流落風塵眷戀朝廷而不能去儻陛下覽臣愚見知臣愚忠則理亂斯須存亡瞬息太平之日昭然目前必也陛下不以萬國為心不以百姓為本臣當幸歸滄海葬江魚之腹不忍見國難微臣

之願畢矣臣懇擗不勝痛切感懼之至同上

主帥剝偏裨偏裨剝隊伍有日給千錢而不足衾絮者有月廩數斛而不飽糟糠者以此飾苞苴以此買歌舞于是乎兵貧至骨矣真德秀應策論當今事勢

夫大農之家建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于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十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于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托之地異矣論大梁可都裨編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隷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私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洛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巂州井各一果閬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劒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綿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

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横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為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海滄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閒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游民業鹽者為亭户免雜徭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為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

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于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鹽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暵旱則土溜墳及隨時為令遣吏曉導倍于勸農吳越揚楚鹽廪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監歲得

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兖鄆鄭滑捕私鹽者姦盜為之衰息然諸道加榷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税晏奏罷州縣率税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之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歷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宫闈服御軍饟百官禄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為錢三百一十其

後復增六十河中兩地鹽每斗為錢三百七十 江淮豪
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
既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
春服包佶為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瑇瑁
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
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于州縣鹽估益貴
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其後有
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糴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

江淮鹽價每斗為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百
增雲安漁陽塗滀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鹽斗
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方是時錡盛貢獻以固寵朝
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于私室而國用耗屈
榷鹽法大壞多為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
侍郎李巽為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
稅茶其嬴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
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兩地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四

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貳皆御史鹽民田園籍于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鏄加劍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鏄奏論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州縣團保相察比于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鏄又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犯禁歲多及田宏正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

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法弊請糶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詰之以為不可平叔屈服宣宗即位茶鹽之法益密以壕籬者鹽池之隄禁有盜壞與鬻鹻皆死鹽盜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糶二石皆死是時江吳羣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塲鋪堰埭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嘗吏

兩畿輔望縣令者為鹽院官其後兵遍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為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孜募新軍五十四都運轉不足乃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為再出然而卒不能奪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元和初天下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

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過七萬餘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税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疋鹽鐵轉運使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大學衍義補

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盬鹽也煑海煑井煑鹻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陝西沿邊解鹽請勿通商官自鬻之杜承睿言鄜延環

慶儀渭等州自禁青鹽之後令商人入芻粟運解鹽于
邊貨鬻其直與青鹽不至相懸是以民食賤鹽須至畏
法而蕃部青鹽難售今聞運解鹽于邊欲與內地同價
邊民必冒法圖私却入蕃界私販青鹽是助寇資而結
民怨矣詔罷之天聖八年上書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
而為害博兩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宜
聽通商平估以售可以寬民力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
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度因畫通商五利上之十月詔罷

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行之
一年增緡錢十五萬貫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
芻粟者寡縣官急于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
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與券償以池
鹽繇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
猾商貪吏表裏為奸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
為鹽二百二十斤虗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
不行公私無利咸平四年秘書丞孫冕請令江南荆湖

通商賣鹽緣邊折中糧草在京入納金銀錢帛且免和
雇車乘差擾民戶詔吏部侍郎陳恕等議恕等謂江湖
官賣鹽蓋近煑海之地欲息犯禁之人今若通商任賣
官鹽立乏一年課額㒺議遂寢至天禧初始募人入緡
錢粟帛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明道二年參
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眞州
自眞州運至江浙荆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
沙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繼

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輓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苫覆歲以損耗又亭户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户貧困往往起為盜賊其害如此願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于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鹽一石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縻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

時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詔知制誥丁度等議皆謂聽通商恐私販肆行侵蠹縣官請益漕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在通泰海真揚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詣縣鎮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者增鹽予之并敕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景祐二年諸路博易無利遂罷而入錢京師如故康定元年詔商

人入芻粟陜西並邉願受東南鹽者加數與之謂河北穀賤三司因請内地諸州行三稅法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錢糴二十萬石至慶歴二年又詔入中陜東河東粟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各半之不願受金帛者予茶鹽香藥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厚商旅皆願得鹽八年河北行四稅法鹽居其一而並邉芻粟皆有虚估騰踊至數倍券至京師反為蓄賈所抑鹽萬八斤舊售錢十萬至是六萬商人以賤估售券取鹽不復入錢京

師格藏益乏皇祐二年復入錢京師法視舊錢數稍增
予鹽而並邊入中先得券受鹽者河東陜西入芻粟直
錢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為六萬五千且令入
錢十萬于京師廼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
復故

丘濬曰臣按泉府之設以泉為名蓋主泉布泉古錢字之官
也古者以泉布流通天下之物無非以便民而巳泉布
出于上貨物生于民民之貨物不能以皆有也欲通其

有無必資錢以易物然後無者各有焉然其物之聚也有多有少時之用物也有急有緩少而急于用則通多而不急于用則滯上之人因其滯也則以泉布收之俾其少而通焉所以厚民生也上既收之矣下之人或有所急而需焉則隨其厚價而賣之所以濟民之用也然買物必以價彼民之貧者無價以買官則或賒或貸與之賒則取償而不取息貸則按本以計其息所以不取息者應其喪祭之急而必取息者限其浮浪之費也然

其取息也則又不以錢而以力焉所謂國服為之息者償本之後以服役公家為息服如國中七尺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征之以供服役之服也凡若此者無非以阜民之財濟民之急而上之人無分毫利焉豈若王莽王安石之所為哉

宋太祖時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而商旅先經三司投牒乃輸于庫所繇司計一緡私刻錢二十尋置便錢務卬濬曰臣按此即唐人飛錢之法此法令

世亦可行之但恐奉行者于民之給受有停滯之弊于錢之出入有減換之弊耳

宋榷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眞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蘄州之蘄口為榷貨務六初京城建安襄復州皆置務後建安襄復州務廢京城務雖存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產茶之州官自為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采茶之民皆隷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

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悉送六榷貨務鬻之民之欲茶者售于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諸山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計直與茶如京師至道末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廣陝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園户輒

毁敗茶樹者計所出茶論如法舊茶園荒薄采之不充其數者蠲之當以茶代稅而無茶者許輸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百五百者死自後定法務從輕減茶之為利甚博商賈轉致于西北利嘗至數倍雍熙後用兵切于餽餉多令商人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為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荆湖給以茶及顆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于江淮淳

化三年秘書丞劉式等請罷諸榷務令商人就出茶州軍官場筭買既大省輦運又商人皆得新茶西京作坊使楊允恭言商人市諸州茶新陳相糅兩河陜西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少利罷榷務令就茶山買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説命宰相召鹽鐵使陳恕等與式允恭定議召問商人皆願仍舊式議遂寢二年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積

歲課增五十餘萬貫及南北和好罷兵邉儲稍緩物價差減而交引虛錢未改既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停積故商旅所得茶指期于數年之外京師交引愈賤至有裁得所入芻粟之實價官私俱無利仁宗時交引益賤京師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費茶五年出内庫錢五十萬貫令閤門祗候李德明于京師市而毁之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

三稅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廣儲偫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錢得券則轉鬻于茶商獲利無幾茶商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繇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初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糴纔及

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為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救之然不能亡敝天聖元年更定其法呂夷簡李諮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緡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劵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緡為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多而實利寡請罷三稅行帖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

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蘄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辦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以錢一萬為率遠者增至七百

近者三百給券至今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絶虚估之弊朝廷皆用其說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為輕重而論者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詔等因條上利害且言當遣官視陜西河北以鎮戎軍定州為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納茶皆直十萬以蘄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

反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失弊在茶與邊糴相須為用故更今法以新舊二法較之舊用三稅法京師實入緡錢五十七萬有奇邊儲芻二百五萬餘圍粟二百九十八萬石用新法京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六十九萬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然論者猶不已天聖三年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

三萬餘斤蓋計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户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户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奸人倚貼射為名强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不可不革十月遂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寖壞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法每劵直十

萬北市估三千倍為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貼為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錢三千者纔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寡皇祐二年三司奏散于民間者既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賤茶直十萬舊售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見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是時雖改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又

出内藏庫錢帛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寖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動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于蓄賈之家言利者請出内藏庫錢稍增價售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緡既行而諫官范鎮謂内藏庫榷貨務皆領縣官豈有榷貨務故稽商人而令内藏乘時射利詔即罷之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河北提舉糴便糧草薛向建議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未數年論者謂輦運科析煩擾居

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邉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唯輦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絹者毋得折為見錢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償以銀紬絹自是茶法不復為邉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初官既榷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又嚴于他茶園户困于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而强設法以禁之

致犯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充財臣兼利草芽木葉私不得專封園置吏隨處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踰冒不悛使朝廷有聚歛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皆商吏恊計倒持利權富人豪族坐以賈贏薄販下估日皆朘削臣竊嘗較計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為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

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今天下通商秖收稅錢自及數倍即榷務山塲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况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隸之辟議者謂榷賣有定率征稅無彛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爲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俱同上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

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貞觀中初税草以給諸閑而驛馬有牧田太宗方鋭意于治官吏考課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户法失勸導者以減户論配租以斂穫早晚險易遠近為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口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

不足則從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冑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為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薄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為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為種子則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幷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

三年皆著于令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中書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糴春綵稅草無定法歲為旨符遣使一告費紙五十餘萬條目既多覆問踰年乃與採訪朝集使議革之為長行旨以授朝集使及送旨符使歲有所支進畫附驛以達每州不過二紙凡庸調租資課

皆任土所宜州縣長者涖定粗良具上中下三物之樣輸京都有濫惡督中物之直二十五年以江淮輸運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菽粟常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凶年樂輸布絹者亦從之河南北不通運州租皆為絹代關中庸課詔度支減轉運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欠折漬損者州縣督選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鉷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

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安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自兩京陷没民物耗敝天下蕭然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于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于江淮置租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布輕貨緜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裴

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及兩京平又于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姓殘于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籺為糧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

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及吐蕃逼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又率戶以給軍糧至大歷元年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錢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劍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

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田紀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歳送馬十萬匹酬以縑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力屈竭歳負馬價河湟六鎮既陷歳發防秋兵三萬戍京西資糧百五十餘萬緡而中官魚朝恩方恃恩擅權君臣猜間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為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顓留意於祠禱焚帛玉寫浮屠書度支稟賜僧巫歳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而生日端

千四方貢獻數至千萬者加以恩澤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叙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即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

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寛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户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禎長安丞薛萃搜督甚峻民有不勝其寃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僦

匱納質錢及粟麥糶于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為罷市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韋楨愳乃請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百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元宗即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畜本錢至是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饋散餧

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即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官雖頻
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于兩都
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
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
而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
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
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
者度支給出界糧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為糧料使主供

億士卒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逾境而屯趙贊復請稅間架筭除陌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為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卒于宣州其判官嚴綬傾軍府為進奉召為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順宗即位乃罷宫市使及鹽鐵使月進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稅外榷率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于所治

州不足則取于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既平貲藏皆入內庫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于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贓論然自在藩邸時習見用兵之弊以謂戎臣武卒法當姑息及即位

自神策諸軍非時賞賜不可勝紀已而幽州兵囚張宏靖鎮州殺田宏正兩鎮用兵置南北供軍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亢兩鎮萬餘之衆而饋運不能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彊奪于道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為絹二匹半者為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自會昌末置備邉庫收度

支戸部鹽鐵物錢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
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戸部歳送錢帛二十萬度
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懿宗時
雲南蠻數内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
人思亂及龎勛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
皆盡貧者以蓬子為麵槐葉為虀乾符初大水山東饑
中官令田令孜為神策中軍枋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
芝黄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為梁兵

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飢死其窮至如此遂以亡唐志唐田賦大學衍義補

錢通卷二十五

錢通卷二十六

明 胡我琨 撰

條議

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

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乃者民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穽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令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或用重錢平稱不受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莢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莢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以州縣不同也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為煩苛則力不能勝縱而弗

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蓄釋其耒耜冶鎔吹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祥奈何而忽國如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今禁銅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文獻通考

元帝時貢禹言鑄錢採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

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錙銖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

桓帝時議改鑄大錢劉陶言其不便廼止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財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

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
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冶鑄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
貫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
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一人鑄之萬人奪之乎
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
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
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致燋爛帝乃
止不鑄錢

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為食次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為錢則是妨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嘗致動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可廢者也穀帛本充於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裁之用此之謂弊著於自前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

魏代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繇於兵亂積久用之于廢有繇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既度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饑困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為貧用穀之處不為富又人習來久革之怨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

於穀也魏明帝時錢廢用穀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捨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議故不行俱同上

人間頗盜鑄多剪鑿古錢取銅帝甚患之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剪鑿議者多同之何尚之議曰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事在交易豈假多

數數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
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錢之形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
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非庸下所
識如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深
疑者也命旨兼慮翦鑿日多以致銷盡鄙意復謂直繇
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
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擒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
息矣中領軍沈演之以為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

其風錢不普用今封畧開廣聲教遐曁金錙布洽爰逮
遐荒用彌廣而貨彌狹如復競竊剪鑿銷毁滋繁刑雖
重禁姦弊方密肆力之甿徒勤不足以供贍誠緣貨貴
物賤常調未革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毁之寶
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絶上從演之議遂以
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時言事者多以錢
貨減少國用不足欲禁私銅以充官鑄五銖范泰又諫
曰夫貨存貿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貴今日之賤彼此共

之其揆一也但令官人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而行銅之為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給今毀必資之器而為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人俱困較之以實損多益少良繇階根末固意存遠畧伏願思可久之道揖欲速之情則嘉謨日陳聖慮可廣會編

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貨薄人貧公私俱罄不有革造將

大乏宜應遵式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刑刑著在往策合宜以銅贖刑隨罪為品詔可之六朝史

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就於是人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剪鑿古錢以取其銅錢既轉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罪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廼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顏竣曰議者將謂官藏空虛宜更改變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

災弊賑國吊人愚以謂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觧於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源難絶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不可一也今鎔鑄獲利不見有頓得一二倍之理縱復得此必待彌年又不可二也人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富商得志貧人困窮又不可三也況又未見其利而衆弊如此失筭當時取誚百代

上不聽同上

齊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覬上書曰三吴國之關門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無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縣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也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得貨之宜也以為開置錢

府方督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以實國用有儲乃量俸祿薄賦稅則家給人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剪鑿不鑄大錢也若官錢已布於人使嚴斷剪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則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以為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上乃使諸州大市銅會上崩乃止六朝史

秘書監崔沔議曰夫國之有錢時所通用若許私鑄人必競為各狥所求小如有利漸忘本業大計斯貧是以賈生之陳七福規於更漢令太公之創九府將以殷人況依法則不成違法乃有利謹按漢書文帝雖除盜鑄錢令而不得雜以鉛鐵為他巧者然則雖私鑄不容姦錢錢不容姦則鑄者無利鑄者無利則私鑄自息斯則除之與不除為法正等能謹於法而節其用則令行而詐不起事變而姦不生斯所以稱賢君也今若聽其

私鑄嚴斷惡錢官必得人人皆知禁誠則漢政可侔猶恐未若皇唐之舊也今若稅銅折役則官治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謹守舊章無越制度且夫錢之為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議曰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管子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

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繇乎物多物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繇乎是柰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不重禁不足以懲

息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去南畝者衆則草萊不墾又鄰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繇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則益恣昔漢文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

此皆鑄錢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鑪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禁寬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之繇在於採用者衆矣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

賤銅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公錢不破則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伏惟陛下熟察之唐史

判度支府張方平上言臣向者再總邦計見諸鑪歲課上下百萬緡天下歲入茶鹽酒税雜利僅五千萬緡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宫吏廩禄軍師乘馬征戍聘賜凡百用度斯焉取給出納

大計備於此矣景德以前天下財利出入茶鹽酒稅歲課一千五百餘萬緡太宗以是料兵閱馬平河東討拓拔歲有事於契丹真宗以是東封岱宗西祀汾脽南幸亳宋未嘗聞加賦於民而調度克集至仁宗朝重熙累盛生齒繁庶食貨滋殖慶歷以後財利之入乃至三倍於景德之時而國計之費更稱不贍則是本末之源盈虛之數其踈濶不侔久矣陛下憫時事之積弊志在變而通之創立法制凡大措置事以十數要在經國利民

崇德而廣業也其中率錢募役一法為天下害實深且
舉應天府為例畿内七縣共主客六萬七千有餘户夏
秋米麥十五萬二千有零石絹四萬七百有零疋此乃
田畆桑功之自出是謂正稅外有沿納諸色名目雜錢
十一萬三千有零貫已是因循弊法然雖有錢數實不
納錢並係折納穀帛惟屋稅五千餘貫舊納本色見錢
大體古今賦役之制自三代至於唐末五代未有輸納
之法也今乃歲納役錢七萬五千三百有零貫又散青

苗錢八萬三千六百餘貫累計息錢一萬六千六百有零貫此乃歲輸實錢三千餘貫又弛邊關之禁開賣銅之法外則泄於四夷内則縱行銷毀鼓鑄有限壞散無節錢不可得穀帛益賤凡公私錢幣之發斂其則不遠百官羣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糴買穀帛坑冶場監本價此所以發之者也屋廬正稅茶鹽酒稅之課此所以斂之者也民間貨布之豐寡視官錢所出之多少官錢出少民間已乏則是常賦之外錢將安出自王安石為政

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
國用日耗又青苗助法皆徵錢民間錢荒故方平極言
之宋史
御史周尹言臣去冬奉使經縣永興秦鳳路伏見盜鑄
錢不少問其本末蓋是錢法用一當二鐵錢易得而民
間盜鑄者費少利倍又訪聞得所在官中積聚約有四
百萬餘貫民間收藏者猶不在其數緣上件前貨起初
元以一當十後來減為折三近歲又作折二已於國家

重貨十損其八若更作一文行用即又損一分所以不當輙有奏請昨來朝廷差汪輔之往逐路揀選鐵錢萬數不多今三司指揮更不行用仍行改鑄務監每一日鑄及三千貫一年之内除節假旬假即實有三百日課程約只得九十萬貫以來計三二年間未滿數百萬貫況日課未必及三千貫之數也若改鑄之法或只仍舊作折二錢即民間盜鑄定亦不可止絶臣欲舊作折二鑄錢更不別行改鑄亦不須揀選起自今後只作一文

行用則盜鑄者所獲之利不充所費自然無復冒禁作過歲省重辟而農商交易獲衆貨流通之利且約官中所有止就四百萬貫言之若以二為一即猶得二百萬貫之數致力簡省便可得用

戶部侍郎蘇轍北使還論事宜曰臣竊見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銅錢沿邊禁錢條法雖極深重而利之所在勢無緣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常患錢少蓋散入四夷勢當爾也謹按河北河東陝

西三路土皆產鐵見今陜西鑄折二鐵錢萬數極多與銅錢並行而民間輕賤鐵錢鐵錢十五僅能比銅錢十而官用鐵錢與銅錢等緣此解鹽鈔法久遠必敗河東雖有小鐵錢然數目極少河北一路則未嘗鼓鑄臣等嘗聞議者謂可於三路並鑄鐵錢而行使之地止於極邊諸州極邊見在銅錢並以鐵錢兌換搬入近裏州郡如此則雖不禁錢出外界而其弊自止矣伏乞下户部令遍問三路提轉安撫司詳講利害如無窒礙乞蚤賜

施行惟河東路極邊數郡訪聞每歲秋成必假銅錢於北界人户收糴乞令相度若以紬絹優與折博有無不可此計若行為利不小

張商英為相上言當十錢自唐以來為害甚明行之於今猶見窒礙葢十乎錢出門有限有禁故四方客旅物貨交易得錢者必入中求鹽鈔收買官告度牒而餘錢又流布在街市小民間故官司内外交相利養自當十錢行一夫負八十千小車載四百千錢既為輕齎之物

則告牒難售鹽鈔非操虚錢而得實價則難行輕重之勢然也今欲權於内庫并客院諸司借支應干封樁金銀物帛并鹽鐵等下令以當十錢盜鑄為濫害法限半年更不行用令民間盡所有於所在州軍送納每十貫官支金銀物帛四貫文擇其偽鑄者送近便改鑄小平錢存其如樣者俟納錢足十貫作三貫文各撥還元借處然後京城作舊錢禁施行乃可議榷貨通商鈔法

時連年旱蝗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懷光李晟上言

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奬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有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觀我强弱必起窺覦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叙勳行賞今府庫方虚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

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内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為他日之悔哉馬燧入朝奏曰懷光兇逆猶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會編

陸贄言於上曰須立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為纖嗇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度支物估轉高單城穀價轉貴宰申簿帳為指囷倉

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此謂畜斂乖宜者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不達時宜者則以為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為不若畿内和糴為易臣以為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澇米貴加倍關輔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宜減價以糴而無米

而運彼所乏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米斗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

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户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之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户部錢詔行其策邊備浸充唐史

陸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二請兩税以布帛為

額曰榖帛者人之所為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榖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哉今之兩稅獨以錢榖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行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同上

史館修譔李翔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

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若遂革弊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夷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通鑑

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曰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全師出界數月不進盡縣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為用況其月費計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猶宜蚤令退軍者也同上

帝初即位置計置司議榷鹽利害茶法變為貼射而鹽則官自鬻官得利微而民不便解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於是詔翰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輦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額又役車户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腿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鏹不

出民用益蹙今歲得商人出緡錢以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於是詔罷二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榷貨務給鈔受鹽於觧池而申私販鬻之禁民以為便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宋史

青苗錢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孫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為之息然國

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國用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同上

蘇軾曰昔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内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

千人耳以此為術人皆知其難也三蘇文

青苗法行陳舜俞不肯奉令上疏深陳其害且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𥟖鉏金錡之屬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為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償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者老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貰貸為苦祖宗著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散為青苗

惟恐不盡萬一饑饉荐至必有乘時貴糶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藏鏹坐待鄰里逋欠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為兼并利哉雖分為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斂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斂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為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為一賦以敝海內非王道之舉也奏上謫監鹽酒稅宋史

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

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斂錢先視州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科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於開封府遂推行於諸路既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

休息之期下等户及单丁女户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而私為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為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同上

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説王安石善之謂與漢平準法

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為抵當而貸之錢實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二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錢百分之一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為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為本嘉問上建置十三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之家輒取利宋史

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彦博吳充以為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於是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者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

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初行於開封及陜西其後遂徧行諸路同上

韓琦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燕河二也植榆柳於西山以制番騎三也刱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六也置河北

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發疑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農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畎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綱目

司馬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戸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

之人恣為姦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莊田
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歛役錢積寬剩以為
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
人不願身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
難令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
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産田莊者
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
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

具指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為之勑務要曲盡宋史

吏部尚書偰哲篤迎合丞相意請以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為母而錢為子衆皆唯唯惟國子監祭酒呂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為母而立銅為子者乎又曰而少日嘗見為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與至正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為五項慮下民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為國家利也偰哲篤曰至元鈔多

僞故吏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耳交鈔若出亦有爲僞者矣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僞將滋多況祖宗成憲其可輕改偰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偰哲篤忿曰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行不得行不得丞相托克托見思誠之言直頗疑未決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於廟堂中大聲厲色耳於是諷

御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行省左丞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錢與歴代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令民間通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緜是大乏元史

初陜西軍興移用不足知商州皮仲容始獻議采洛南縣江崖山虢州青水治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鑄錢

既而陜西都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及奎徙河東又鑄大鐵錢亦以一當十以助關中軍費未幾三司奏罷河東鑄鐵錢而陜西復采儀州竹尖嶺黄銅置博濟監鑄大錢朝廷因敕江南鑄大銅錢而江池虢饒州又鑄小鐵錢悉輦致關中數州錢雜行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一以民間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踊公私患之於是奎復奏晉澤石三州及威軍日鑄小鐵錢獨留用河

東而河東鐵錢既行盜鑄錢者獲利十之六錢輕貨重其患如陝西言者皆以為不便知并州鄭戩請河東鐵錢且以二當銅錢一行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翰林學士張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楊察與三司使葉清臣先上陝西錢議曰關中用大錢本以縣官取利大多致姦人盜鑄其用日輕救弊不先自損其法未易行請以江南議商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又言姦人所以不鑄小鐵錢者以鑄大銅錢得利厚而官不必禁若鑄大

銅錢無利又將鑄小鐵錢以亂法請以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既而又以河東小鐵錢如陜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鑪朝廷皆施用其言是姦人稍無利猶未能絶濫錢也其後詔商州罷鑄青黄銅錢又令陜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一當二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卬民耗於資用類多咨怨久之始定長編

臣伏見六月八日勑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

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内已得其三其餘兩人葢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絶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廵繞瞻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為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繇辨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

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也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旣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論捕賊行賞表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繇等糧

課仍不在此處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巳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繇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令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曾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令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代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論變鹽法狀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秖較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為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

私之間每斤當失七八分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筭以此言之不為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所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絶者州縣和僱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繇先皆無撿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事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為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雇則

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同上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繇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閑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繇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較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為害已深雖云明年較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幷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並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

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糴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糴鹽而食官自糶鹽即糴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糴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

為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臣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較無多通計一家五日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

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新法實價與舊
每斤不較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
法計之賤於舊價日較一錢月較三十不滿五口之家
所較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
定稅時疋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
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
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羸餘也以臣所見
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裕不在變鹽法也

令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縁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繇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即請差清强巡官簡責所在實户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以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

寛百姓令其蘇息免吏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非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上下各加罪譴苟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于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

加防察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繇者臣以為鹽商納榷為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較優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覔職事及為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不知何罪一朝窮蹙之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寳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也俱同上

錢通卷二十六